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九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五

唐 劉禹錫 撰

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否
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

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户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冐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横於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虚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

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處居功之為處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産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賦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

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戸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範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容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芬

在上臭達于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㴱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内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惟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

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

分荀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砥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偏反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冊也

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輊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覩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

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事矧它人哉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

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

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

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

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于餼牢必

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
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
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
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
非預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
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
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
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

行乎潍淄伊洛者疾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嗚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幷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

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甲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

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盖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旨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顔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乖氣而生羣分彚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

草木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也

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敺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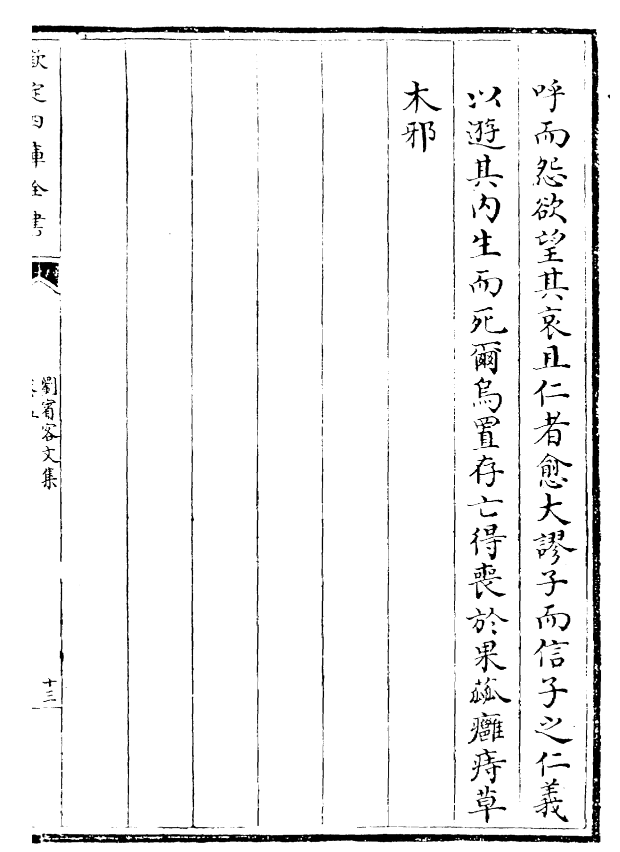
附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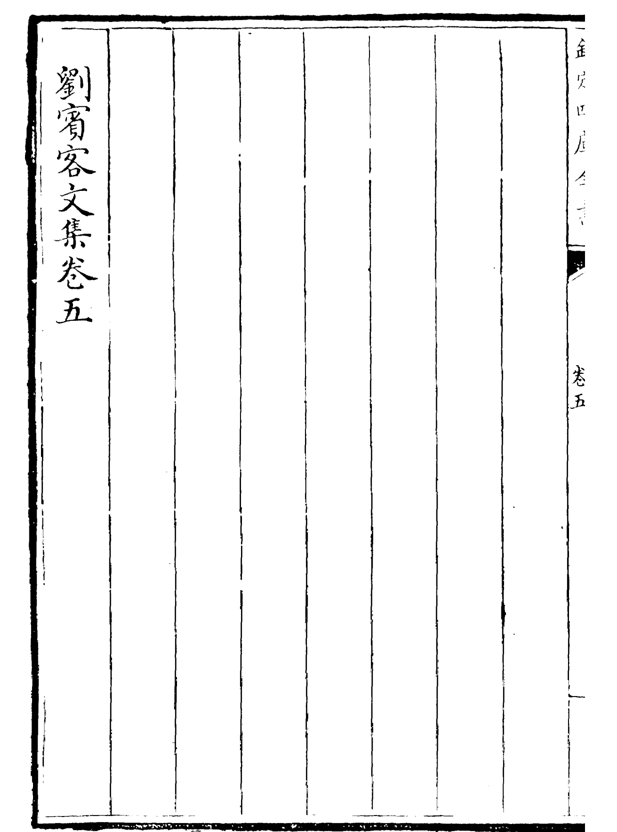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
為堰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
池燧木以燔草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
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
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
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
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
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

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劉賓客文集卷五

劉賓客文集卷六

唐 劉禹錫 撰

論

因論七篇 并引

因論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於是造

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予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所由致也今

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毋氣徒為美疹之囊槖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子曰服是足以瀹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腿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絶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啬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盡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

方而狃既效猜至誠而感動説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瘖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濆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甿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增扶斑白

挈鞿角齋生器苛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
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
公畼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
者其聞有勞倈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
亡歟瘈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
自巨盜閻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
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
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蝉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

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愿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

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觳觫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輈不僨及今廢矣顧

其足雖傷而膚尚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桀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𩧒然而咍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醑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

杖叩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徵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纚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盬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𥅆以

室之仄以墐之蚪以乾之僕急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興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檣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竅隟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贅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欿然自視而言曰嚮予兢惕也汩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

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做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濵維絣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詣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鬪於吳楚間中

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至則亿馬五輩咸頎其體毅其容動睛睟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凴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絙鍵如麻者開兩𥚃而脈不僨者屣巨石而裔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詁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牴次之不過倅期門而

振衲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瀛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騑驂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予喆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埀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

玉于山侯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櫝多容聞之破涕曰吾方侯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説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汚池廄櫪也上庳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夆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

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貽然視听然笑既而朴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靚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鍇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鋭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説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平聲言竦焉遂儆其僕蠲其皂筐其惡屨其溲穢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澡之抿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

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㣲子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檛策不知其籋雲耳昔之噓呼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曽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謏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

猶為之若此矧德藴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輿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若既微而怠其説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頮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_{踈錦反}如復瘝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

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睆然執栝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謼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殿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謼謼而答云巳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黚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顢頇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

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
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劉賓客文集卷六

劉賓客文集卷七

唐 劉禹錫 撰

論

辯易九六論 揲蓍數六九之數論大衍與董生言易並附後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予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蓍夫

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

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次二世而為屯屯之六二

為世爻震一世而為豫豫之初六為世爻也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蓍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宫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茍以說于姜也何則卦

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内外令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宫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

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

特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

若覩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㚑反

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

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

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

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

第三指益與第二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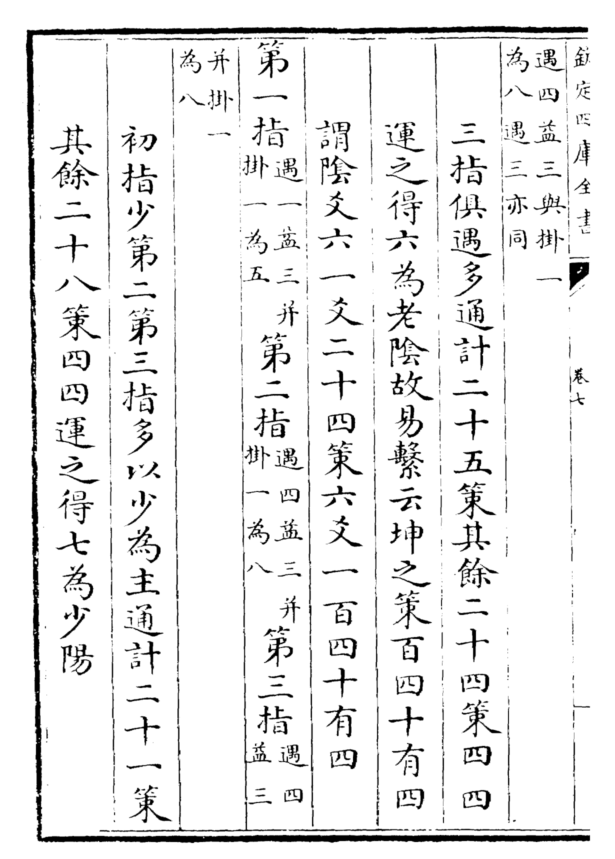
掛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第二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第三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掛一為五　并第二指遇四益三掛一為八　并第三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右揲蓍數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畫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為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内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言得此

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老陽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舉老陰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

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為震初九

再動于壯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萉於太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為巽初六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于究而生兑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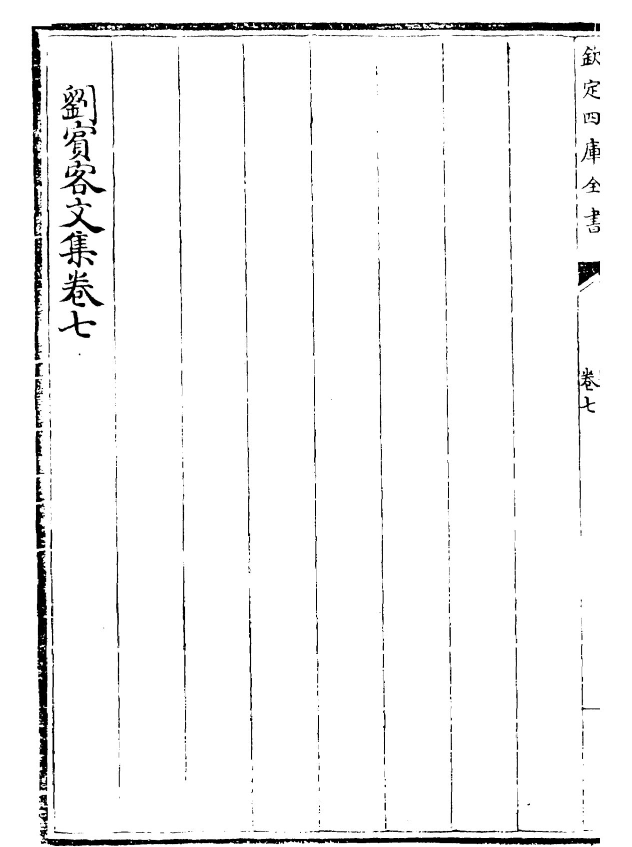
右論大衍

國語有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

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

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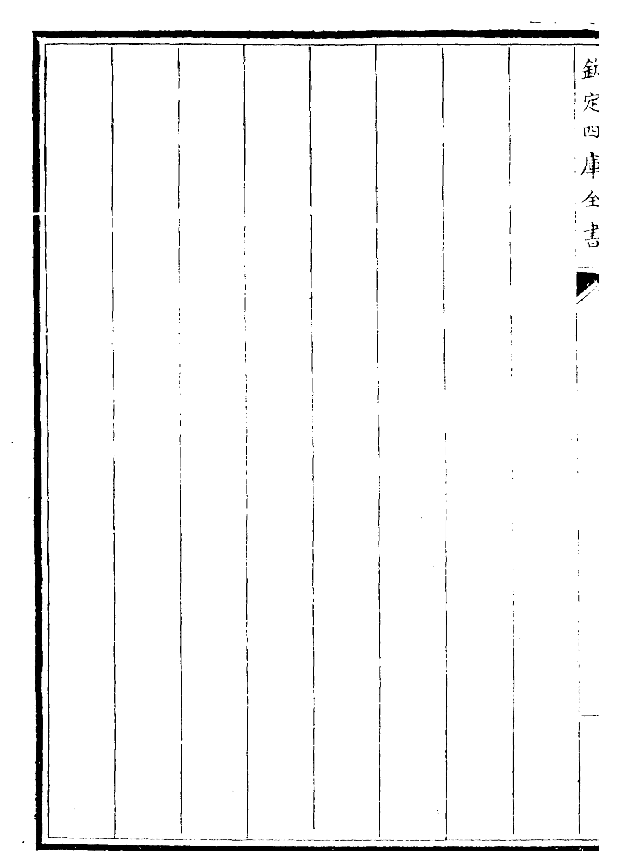


劉賓客文集卷七

謹案卷四第二頁前一行率其徒刋本率下衍以

字據唐文粹刪

卷六第八頁前二行听然笑刋本听訛聽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劉賓客文集卷八

唐 劉禹錫 撰

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憲宗視地圖戸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隸鄆為一隅披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為雄新邦始徠汚俗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辦吏以帥焉太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

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
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
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
東蓋禹貢兖州之域宜精在上奎為文宿晝野在下魯
為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
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
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順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
於身以先之示非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

人風自移涉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仡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星不搖田祖降福凡草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歳鉅萬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雄尊之位壓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仰公知變風之自太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釃新渠吸黄河而東行州含其樞爲天下劇内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涖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醳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宋文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爲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相時已

孰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知既視事三日柅羣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它給過制傷廉涚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剗之壹出乎令典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罸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蓺示寛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之咽嚬咀清爊和勞暢四支東夏黠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

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為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阼階躋堂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覿其形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為刺史記書于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為冠太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徧聽廳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黷澳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遂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

潔滑肯施陰闔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雨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换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黒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决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某等曁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學孚既頒而成之我有壁經既眛而明之孰規摹

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智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主人肅容落以金石走鄭之門嶔為右垣黄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覺動

軌宜含景生姿逌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
而耳目一説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駁吏曰此鄭州門公
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
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塵坌中
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于執事授亭東西凾
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羸樂縣安且前後以位
綦闔對明弭撳順時修梁衡建中虚上荷圓春方廉高
畀中經簾鑪茵帟文槭睆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

尹閤視亭長抱關視掌固啓閉掃除是謹是敎錫命賜
胙勞迎贈餞我當躬行汝先汝躅挾膳提醪生芻縞衣
我寮展事靡問文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
軷禓襏㦸儀勿籍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
行者誇于道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
譏譏而成乎麗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
然遠命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内外書命
以謇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恩材復徵自有後師

無如今治文武兩𡠠其古之大臣歟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為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為雄州鄭實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逵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税掾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螣也悉罷之用戶符

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黎林之征請户曉君曰盡弛之
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牘占租
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
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
平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圏視
舊守宜有以吏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
月而日之庶乎繼踐于兹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
土風眈俗與前賢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實中詞人杜

顔之文在太和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逵肘武牢而咽東夏詎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驛遽不時四門壯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縻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説琢石而紀曰在兊之方面玄負陽門衘周道牆陰行栗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

延世工塈塗宣晳瓴甓剛滑術精于内也蘧廬有甲乙
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橐橐示禮而不恩也内庖
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
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舍行者有别邸周以
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𥹋潔之敬餞别起登臨之思漆
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萬象來貺于我走轂奔蹄逓征
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
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

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隷九江而六為九江治所晉平吳復隷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二國和協故

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爲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爲三品是爲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叅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户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纖紵二篚吳牛蘇二鈞䅟𩸞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曰歴湖田埶四穀黍全六擾廬有旨酒庖有䱂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濡須異有血閽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劃

中流為水疆揭旗樹蕝十有六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爲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令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繞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臨之逸市無唖眩工無彫彤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出於農桑故也縣

是而言𭅺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歴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厥後析為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為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輿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于

巴漢arn艱難清宮六龍言旋迴下詔復除征縣升州爲府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太和五十年間以勲庸佩相印者三以碁明歴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秦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繇之真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慘獷悍治天平以清去掊克居大鹵以仁蘇茕饑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

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閑暇圜視府局素關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為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閌棨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

既埀師節既嚴流盼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與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梜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為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

嘗自内庭歴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嬀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莅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黒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目為善部矣唯驛遽之途欹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頫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刋木之傭募其力揆鑽鑿撞杙之用庀其

工具舁輂畚鍤之器㸌其要鼛鼓以程之糇醪以犒之説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坌集我之提封跕右扶風觸劒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劒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垤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敧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醯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篲可埽棧閣盤虛下臨嶮呀層崖峭絶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逕

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郤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蹄不刓公談私詠溢于人聽伊彼全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里志

劉賓客文集卷八

劉賓客文集卷九

唐 劉禹錫 撰

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

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隨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寳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硤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隷江陵按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

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荆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隷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為小桂郡

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欝迤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以百數淪漣汨濔擘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高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筒林富桂檜土宜陶旊故侯居以壯閧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閧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

風䬋温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凉飔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䕌山逗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兹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足庚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馬北向相徯者咸仕郡縣巾韝來迎下車之日私喑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宰臣王晙

使卿劉晃儒官嚴士元閶人韓泰僉拜焉或久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顒載于歌謡余不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于百雉之内江水汒汒周墉間之一旦有工爰來

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容畒顧
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矗然之狀莫我遏已
予方異其説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
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為舂寘于流中中植數尺之梟犖
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為絙縻于標垂上屬數
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鍛鐵為器外廉如鼎
耳内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兩端走於索上且受汲
具及泉而修綆下縋盈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

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繘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貫脩筩以達脈走下潺潺聲與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餁餗之餘移用于湯沐涑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瀵湧于庭莫尚其霑洽也昔予嘗登陴𡇼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𣃁而挈之至于裂肩𪛇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羕東流

赴海為期斡而還焉遂我順指歸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為我也智盡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蹲名山俯大江荆吳

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
望焉既周覽讃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彤焉如巧
人畫鼇背上物即之四顧逺邇細大灉然陳乎前引人
目去求瞬不得傚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為工即山求
材槃髙孕虚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
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清繞梁歴榱月
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簴藤蟠蛟螭修竹萬竿夏含
涼颸斯亭之實録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

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于樂都名視縣内之制居殿形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夷之底貢會南蕃之迷職故賔禮蕃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無幾何有

由勇爵而授赤社于兹者徼馳名於省嗇謂相沿為非
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
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
遠之歎廢文吏而顓戍督行之旅有誰何之囏是利不
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鄢而南斯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
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隂相交遂使服緵胡者
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饙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
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歳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

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内
張全摹周圖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
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脈分闤闠架
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
力後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
於歲入越其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
犒飫之儀展廄置符繻之事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
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

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宫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㓜童咸須于道周距躍而謡曰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揺雨濡自公優柔鄖閈盈兮昔飲于洿夏涸冬枯自公感通咸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騤公之還兮觴以祝之卻略蹁蹮百形一音公為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盍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之便

聞于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詞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為敎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畧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縣舊也亭孤其名地藏其勝前此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為武陵守控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雖闢茲地韜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于斯也購徒庀材大起堙廢未

嘗植私庭甃燕寢役必先公人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
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苟簡之悶卒使勝躅冒沒
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遠復齎恨無乃遺誚於來者
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
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汚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
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睸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櫳
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
舟祖軷繇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亦車威

遲于以落之肅賓而入圜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黙焉蘧蘧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簾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脩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詞觀乎棼楣有嚴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芳萬本跗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連機弛張

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躋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逵惟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狀昏旦異候百壺先革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灌叢翳莠草尚勿翦拜矧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劉賔客文集卷九

劉賓客文集卷十

唐　劉禹錫　撰

書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為京兆李尹荅于襄州第一書

為京兆李尹荅于襄州第二書

荅饒州元使君書　荅容州竇中丞書

荅柳子厚書　與柳子厚書

荅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荅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上杜司徒書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

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絶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為近隘謂艱貞用晦為廢忠嘗徇已陳刻舟徒識㽞擭隨足悵然無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説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于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恒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

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同其所以為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閒者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閒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為慙雖欲湛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

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
咎為弭謗之具以呑聲為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
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
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
之矣余聞初子之横為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
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譴則為之擇
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又聞曩子之介于司
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為不懈于位今

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
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欻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
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絓疎目可封之代乃為窮人斯
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譕而求拯
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宜譕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
何以箝口自絶為智以甘心受詘為賢嘸然自咎求知
於嘿彼李斯逐焉而為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二子
者豈嘿以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

不辯則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況乎道謝孔顔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謗生魯酒致

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冤以器聲動懼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牙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壓之難何譖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大甚古今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

心取信不以循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巳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麛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它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必恒於所安茍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逋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今

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謾於言説矣嘗沓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媟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詰譎以取容矣嘗漏言於咨諏矣嘗敗務以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歳當食而歎聞弦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遑閒左右亟蒙簡

書慰誨勤勤窮額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拯之况禮
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
帷蓋之報顧異於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
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羣疑使煢煢微志
無已矣之歎覬乎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褁足西向謝恩
有所復以塵纓黨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
死何則復於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
示終不可睽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

得遂於既迷與夫平居不為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為民者咸釋拳梏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赢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閒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誓當齋志没齒盡

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未塞私欲未
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可行無
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
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
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間爲惠有生成之重
雖百穀之仰膏雨豈喻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
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
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掐嬿

孰不求安而獨乘次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濵寒暑一候陽鴈纔到華言罕聞猨哀鳥思啁啾嚳異莫夜之後併來愁腸懐鄉倦越吟之若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兹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悽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指目忝閤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鑑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録近所論撰凡十數篇𩯭端較是非敢闕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

賦蘇感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今閤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揩顧間其詞汰而喻借誠黷禮也緊游藩之久覬尚舊而覆嚴禹錫惶悚再拜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閤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縶於數百年

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脩敬於鄗薄鈇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閤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勲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户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爲本部官葢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閤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爲羣倫所覲非據之榮赧然汗

下不宣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閤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群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為望之旨於古儀為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閤下之雄辨使曒然為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頹波而逆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

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為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
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閤下之重
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
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
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
浹于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於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

至萬操律者本黃鍾以極八音誠通人之説章章必可
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甞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
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甞不至抃也
故揚搉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葢豐荒異政繫乎時也夷
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
發斂重輕之道雖㳟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
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
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銛

筩之機或行則姦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

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棖闑之内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諳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

不至敀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蛑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闗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汏不急之用以畜財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為大履番君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畝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鬬力狃於輕悍

故用暴扂聞重以山茂櫝若金豐鐐銑齊民往往投鎡錤而即鏟鑄損絲枲而工搴擷乗時詭求其息倍稱間閻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斡之坐簿書舛錯為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實蹈

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餘刃剸劇于計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為彼郡司馬吏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寮之善否盡嘗問焉足為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斆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沓言重曉左右耳

答容州竇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為希儒之徒重言一發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遡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於彀弓射空矢者孰為其的哉異日凡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懸於舌端不

得讓也由是知辱教之喜可勝旣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緋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徳風歟而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裔神以佐藥兼味以禦祲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為心則養已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羣情之顒顒乎禹錫再拜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懐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奫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

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茍然則謷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歳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書

閒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騖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

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槩焉以為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

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擿拾慮恒人多怠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將然為先而攻治為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滎言祓攘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劓之良暴炙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火高反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

所走薫有所歸存諸孅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咺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巳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

於位不能分累萩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為懵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内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甞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為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兒能我先所以辱貺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耳嘗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醫以為非急昌言曰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

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不能傷雖茈音柴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怡悵不宣禹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嘸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愀廓

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鼷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坏戸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歘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
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姊之齒
有唯無伏它以是為衰其於匹敵即前云顧後云白而
已大歷初李贊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
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末俗以姑息為禮而不虞識者所
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
為宜而在愚為過豈不能幸鄹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
暢耳夫禮之文為著定宜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

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饗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為大將軍而詘九卿王祥不為録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為兄長於大歷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説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絕如綫其後為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

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為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為宜不當經怪衆咸听然而咍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

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嫛獨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令有人謂東為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為騃且狂茍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閒耳葢三代之尚未嘗無嫛由野以至僿豈一日之為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以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

揭然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歳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汩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葢為古文者得名聲為今書者無悔吝如水走闕為闕

劉賓客文集卷十

謹案卷八第一頁前五行五經壁本記刋本脫本

字據卷内本題增

第九頁前一行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刋本遷訛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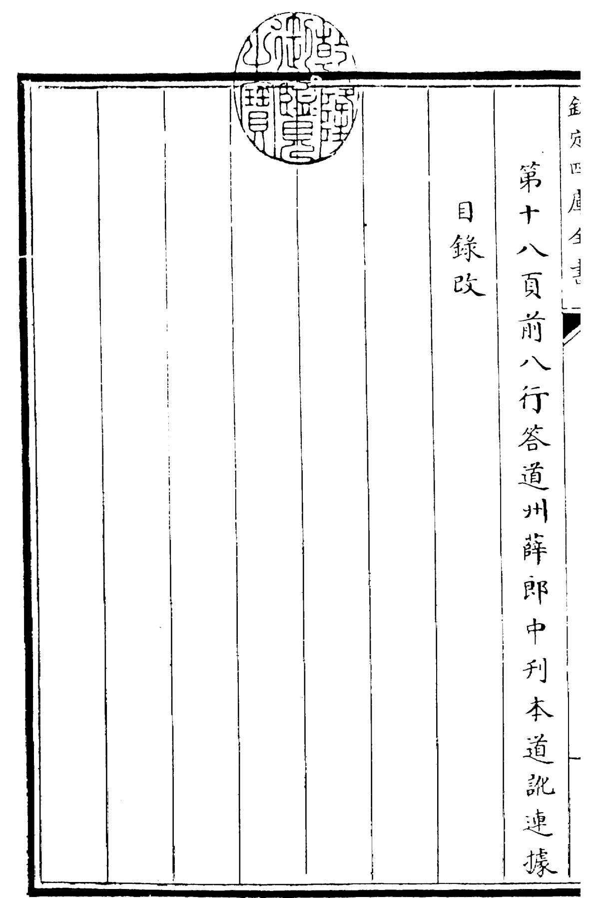
今改

卷九第一頁前六行武陵北亭記刋本脫據卷内

增

卷十第七頁前七行知有相君刋本君訛居今改

第十頁前五行明體以及用刋本體訛禮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答道州薛郎中刋本道訛連據

目錄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